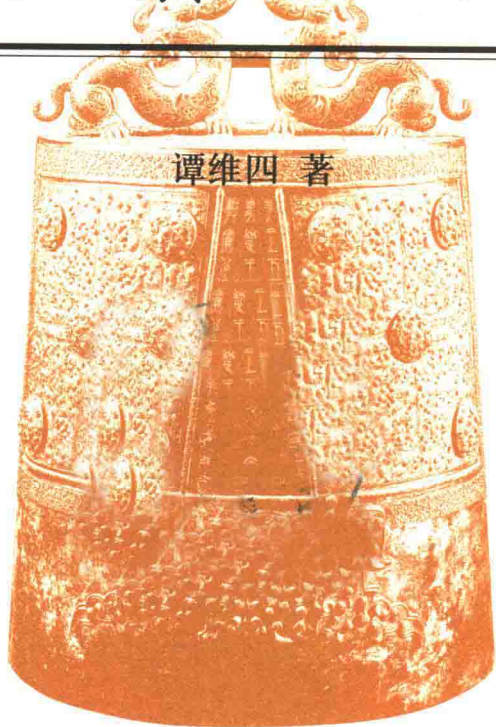


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

曾侯乙墓

谭维四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侯乙墓/谭维四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03.8

(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

ISBN 7-108-01759-8

I. 曾… II. 谭… III. 战国墓—墓葬(考古)—
考古发掘—概况—随州市 IV. K87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68800号

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 曾侯乙墓 谭维四著

丛书主编 朱启新 王立梅

摄影 郝勤建 等

责任编辑 杜非 吴莘

装帧设计 宁成春

电脑制作 1802工作室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年8月北京第1版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05×995毫米 1/16 13.25印张

字 数 231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书 号 ISBN 7-108-01759-8/K·374

定 价 62.00元

目 录

序 我们的心愿	1
引子	3
壹 爆破声捎来的忧与喜	5
贰 破解“褐土之谜”	7
叁 探明盗洞 排除干扰	17
肆 果断决策 强大支持	21
伍 制定方案 精心准备	23
陆 发掘全面开工	27
柒 取吊盖板 排水探宝	33
捌 奢华的寝宫	59
玖 墓主大棺难取吊	69
拾 “金玉珠玑比乎身”	99
拾壹 “蛟龙”出水	107
拾贰 辉煌的宴乐厅	147
拾叁 凄凉的西厢	157
拾肆 珍奇的武库	161
拾伍 古文字资料的整理与考释	167
拾陆 名流荟萃 百家争鸣	171
拾柒 古代音乐大发现	179
拾捌 古乐新声 悠扬四海	191
拾玖 墓坑木椁 原地保存	197
贰拾 尾声	201

我们的心愿

朱启新 王立梅

多年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一是，要为关心文物考古事业和爱好文物的热心人士，更多地了解一些田野发掘和珍贵文物出土的实际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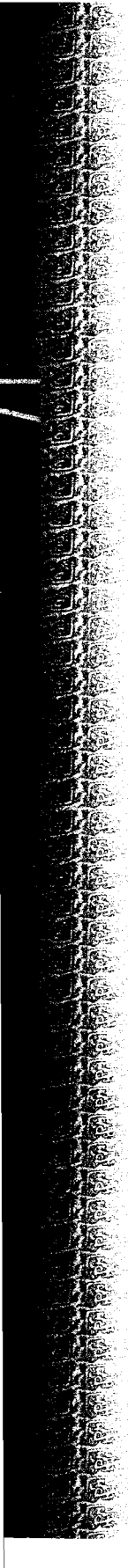
这是因为，每当我们遇到从博物馆、工地陈列室参观访问归来的友人，他们眉飞色舞地谈论着种种感受的同时，总是既钦佩又神秘地向我们追问：那曾侯乙墓随葬的整套大型编钟、秦始皇陵大批兵马俑和铜车马、马王堆一号汉墓发现的每件仅重49克的轻薄透明的素纱禅衣、广州南越王墓内那座高大的错金漆屏等等，是怎样被发现，又是怎样发掘出土的？一连串的问题，表达了他们迫切探询奇迹的心情，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望。我们理解他们的兴奋，却回答不了那一连串的问题，我们默许着……

二是，要为长年累月在田野发掘的考古工作者，以他们发掘过程

中种种亲身感受，更多地向社会讲述鲜为人知的操作细节和艰辛生活。

这是因为，每当我们从考古工作者手中接过他们赠送的学术著作，聆听他们谈论着自己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因他们真挚坦率的不无遗憾而产生共鸣。他们总感到有些自己想要说的话还写不进学术论文中去，特别是在工地上的遭遇引起思想情绪的变化没有反映出来，恰恰这又是与关心文物考古事业人士的一种最好的沟通。考古并不神秘，而责任重大。它是要将埋藏在地下的千百年前的真实的历史，通过考古工作者亲手发掘，具体而形象地再现在今人面前，这既是一份贡献，又是一份自豪。但是，谁能了解到发掘过程中，发掘队员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流汗甚至流血！

每次发掘，即使具备了较好的条件，如物资供应充分，天时配合，但是，在整个过程中，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不能没有任何挫折，不能不受外界一点影响。拿墓葬发掘来



论，考古人员最大的心病，便是害怕遇到盗洞。一有盗洞，无形中心头就压上一块重石。不曾亲临其境，很难体会到那种复杂不安的心情。当然，除此，也有着成功的喜悦，失误的疾痛，生活的窘迫，乃至对于干扰的愤懑。我们千万别小看了陈列在展览橱窗内那些残碎的泥砖陶瓦，件件无不浸透了考古工作者的汗水。没有坚强的意志，没有崇高的责任心，没有对专业的执着，就不会出现文物考古事业迅速发展的绚丽的春天。

于是，我们产生了一种难以遏

止、力求实现的心愿。要组织编写相关的书籍。

于是，我们选择典型的发掘事例，争取发掘主持人的合作，请他们撰写考古发掘记，并征得他们同意，尽可能地将某处发掘全过程以及有助于了解此处古代的资料，如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等都包括进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我们的愿望。现在，记事又记情的重大考古发掘记，与大家见面了。

在发掘记丛书编出初期，得到了中华文物交流协会的热心赞助，深表感谢。

引子

1979年金秋时节。

9月20日下午，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历史博物馆二楼“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大厅里，世界名曲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的优美旋律，时而清脆明亮，时而深沉浑厚。它既不是钢琴的弹奏，也不是提琴的弦响，更不是铜管的鸣号。这旋律发自历经两千多载的巨型青铜打击乐器——曾侯乙编钟。

应我国外交部之约，来自世界五大洲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记者、文化专员面对这发出奇妙乐音的庞然大物，或投之以诧异的目光，或发出惊奇的赞叹。由《东

方红》开场，《楚商》、《欢乐颂》等居中，《国际歌》压轴的古今中外名曲演奏刚一结束，一阵热烈掌声过后，作为这次展览的总设计者和负责人之一，招待会的主讲人，我被朋友们团团围住了。与热情握手、热烈祝贺的同时，一连串的问题向我提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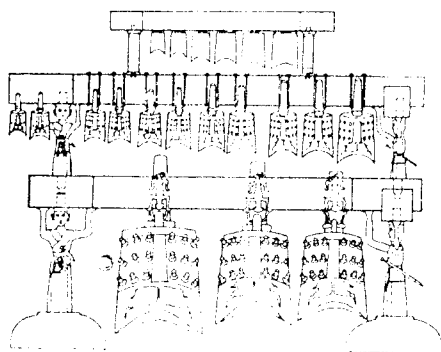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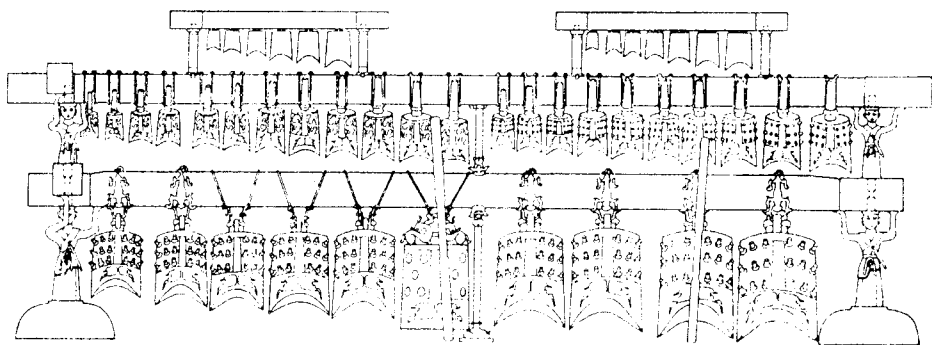
“这么巨大、精美的古代乐器，你们是怎样发现的？”

“这么多精美绝伦的文物，你们是怎么发掘出来的？”

“你们是怎样知道这古老的乐器能演奏出如此美妙的乐曲的？”

……





爆破声捎来的 忧与喜

1978年2月的最后一个夜晚。
武汉东湖之滨的夜静悄悄。

一声急促的呼唤，打破了湖北省博物馆大院的宁静。

“谭队长！快！快！长途电话，襄阳地区文博馆有急事找你。”

二十多年来任文物考古队长的经历告诉我，每当冬闲季节，各地大搞工农业基本建设，地下就会不断有重要文物古迹被发现，甚或遭到破坏。深夜，地县文博部门来长途电话，少不了是这类事情的“告急”，或则报喜，或则报忧，或则“求援”。

果然，襄阳地区(今襄樊市)文博馆王少泉同志在电话中急切地说：“随县(今随州市)文化馆电话报告，城郊公社团结大队境内一座小山岗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雷达修理所扩建厂房，开山炸石，在石头山上炸出一大片褐色土，面积过百平方米，褐土层中还有石板，像是人工铺砌的，他们怀疑是一座大型古墓，但拿不准，

我们准备去调查，地区文化局王一副局长要我先向你报告一下，问问你有什么意见。”

几年来，在随县、枣阳、安陆、京山连续发现西周、春秋以来的曾国铜器，襄阳、宜城、光化连续发掘出楚墓和西汉墓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再现眼前。职业习惯使我忧喜交加。岩石山岗上炸出如此大面积的褐色土，土层中还铺有石板，说明可能会有重要的文物被发现，实属可喜；但老王同志急切的话音，使我仿佛听到了开山炸石的隆隆炮声，这炮声冲击着我的心，“会不会把什么重要的文物遗迹毁掉呢？”它使我忧虑。我急切地回复老王：

“一、赶快通知随县，立即停止放炮，停止施工，保护现场；

二、赶快向地委和行署领导报告，请他们吁请部队加强文物保护；

三、你们赶快去随县，查明地下准确情况，尽速告我。我随后即到。”

王少泉年过半百，早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地理系，是一位热爱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专业人员，经常奔走于地区所属各县、市，尤其注意各基建工地的考古发现。随县的报告打动了他的心。在和我通话后，他立即向地委行署有关领导做了汇报，又连夜给随县文教局打电话，转达了我的意见。3月5日，他邀约了襄樊市文化馆一位有经验的文物干部刘柄，赶到了随县，经过两天的现场踏勘和调查走访，认为是古墓，9日赶来武昌。

3月10日，我和省博物馆副馆长龚凤亭一道听完了王少泉的详细汇报，如释重负。这座大型古墓，虽然墓口已遭破坏，所幸的是，还没有挖到木椁板，椁室内的文物资料，估计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当地驻军领导十分重视，已停止了施工、放炮，保护了现场，这是十分可喜的事。我们当即商定把正在野外作业的考古钻探技术人员召到随县，成立省地县联合勘探小组，探明准确情况，采取有效措施，抢救文物。



破解“褐土之谜”

3月19日，我偕我馆考古钻探技术人员王正明、陈锡岭从武汉到随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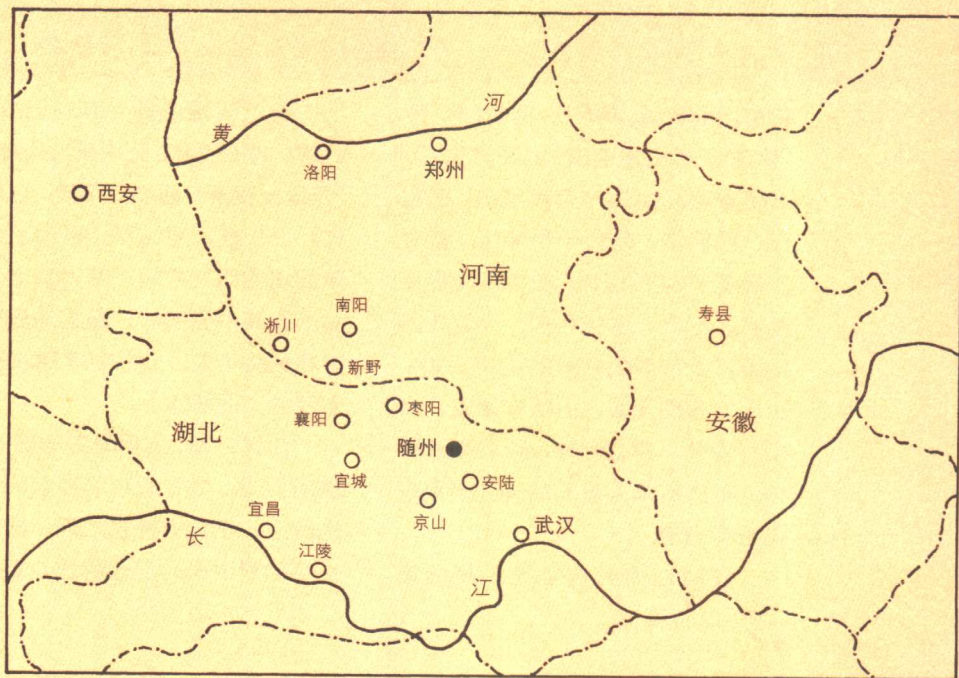
随县地处湖北省的中北部，居长江之北，汉水以东，桐柏山南麓，大洪山东侧，是江汉平原与中原大地之间的过渡丘陵带。境内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汉丹铁路(汉口至丹江口)横穿县的中部，县城在铁路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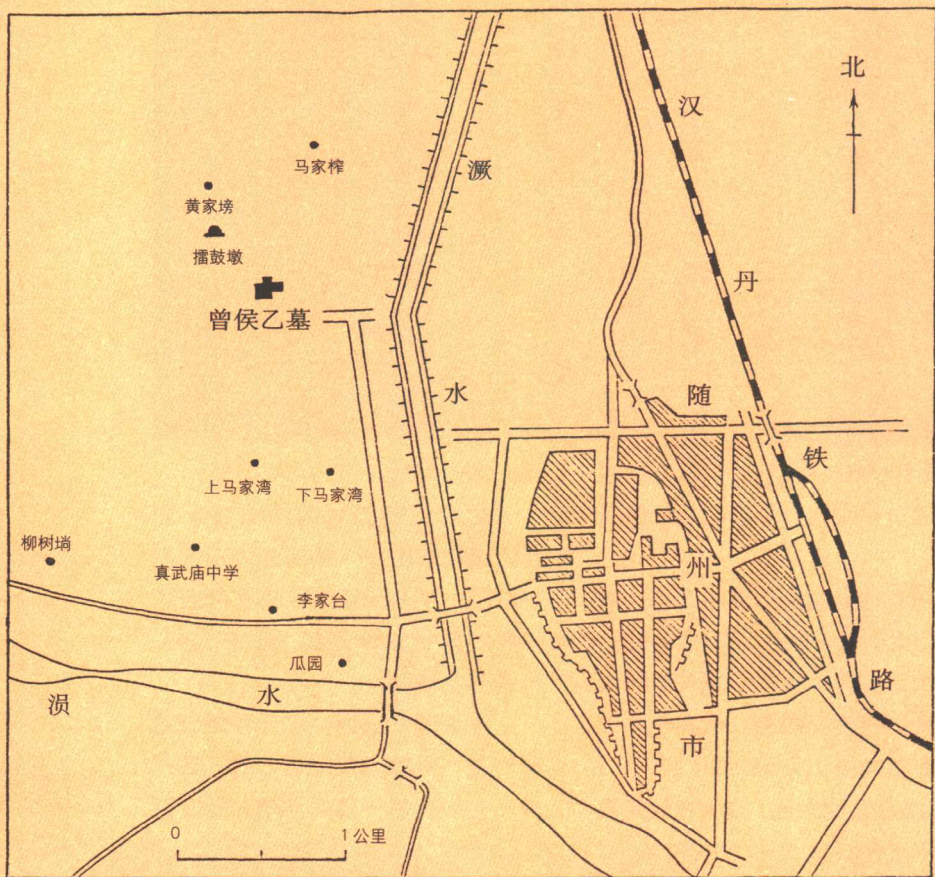
侧，东南距武汉市约155公里。

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境内的厉山，传说为炎帝神农的故里，至今仍留下了许多有关炎帝神农氏的文物遗迹，如：神农洞、炎帝神农碑等。

夏朝建立前后，这一带是三苗的居地，舜继尧位之后，对三苗采取了先教化后分流的策略。故有舜

曾侯乙墓所在的随县(随州)地理位置示意图





曾侯乙墓地理位置图

耕厉山的传说。《尚书·虞书》有“帝(舜)初于厉山往于田”之说。《史记·五帝本纪》也说：“舜耕厉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这厉山，人们多以为指今随县之厉山。古往今来，人们在厉山留下了许多纪念舜的遗迹，如：厉山上有舜帝庙、山腰有舜田、山脚有舜井，井旁有碑，传为秦人所树，被毁后宋人重刻的舜井碑至今仍留存当地。

殷商西周时这里是王朝的南

土，除了殷墟甲骨卜辞有记载外，《左传·昭公九年》记周景王的话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随县地处邓、楚间，楚为南土，随县当在其中。同时，随县地处随枣走廊的要害处，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东西的交通要道。

商周之际，这里是古厉国(又称赖)之所在。其中心位于神农的诞生地厉山。相传为神农之后，即厉山氏又称烈山氏的姜姓所建，后为楚

所灭。

到西周时代，这里就成了周王朝大封同姓诸侯的南土。史称“汉东诸姬”。《国语·郑语》云：“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唐在今随县唐县镇一带。考古调查发掘也证实这里窑湾、黄家湾、南湾一带都留有殷商和两周遗存。两周之际，尤其是东周时代，这里是周天子所封同姓诸侯的领地。而在诸姬中以随为大。《左传·桓公六年》：“斗伯比言于楚子曰：‘……汉东之国随为大。’”后来，随灭诸姬。最后都被楚所灭。即《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大夫栾枝所云：“汉阳诸姬，楚实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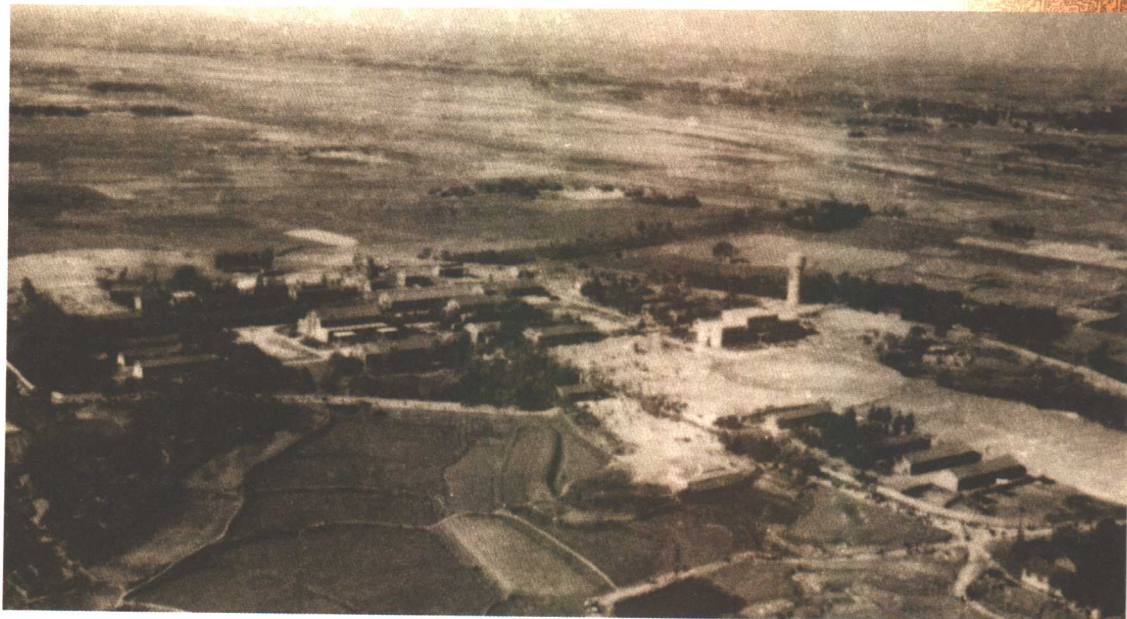
我们到了县招待所，县委宣传部部长韩景文，县文教局局长王君惠、副局长熊存旭、周永清都在

这里，说明了来意后，我们要求马上去现场，得到了主人们的理解和支持。

听说省博物馆来了一位副馆长（此时我已出任副馆长兼文物考古队队长）和几位考古行家，雷修所的领导十分高兴，热情地欢迎我们，军用吉普车把我们接到了该所会议室，所长郑国贤，副所长解德敏、王家贵，政委李长信、副政委张进才，主任工程师刘秀明都在等候着。他们早已从王少泉那里知道了我们的来意，用不着我多说什么，都同意我提出的意见，先看现场再做研究。

新建厂房的基建工地，就在会议室后面不到百米，步入施工现场，两台“东方红”推土机首先进入我眼帘。仔细一看，没有运转。但一些民工仍在用小车拉石推土，我有些诧异，王少泉似乎看出了我心中的

古墓发掘前，擂鼓墩东团坡雷达修理所的营区全景。



1978年3月19日，省地县联合勘探小组第一次到达墓地时现场的情况。爆破施工已经停止，推土机仍停在墓坑旁，民工们的挖土清场尚在进行。



曾侯乙墓发掘前情景。部队修建厂房，墓坑上部已被挖去好几米，由于新建水塔（图左上角远方）尚未完工，旧水塔（图中部）压住墓坑东南角，使得这里保留了一部分地面及其下的原始情况。墓坑内的填土绝大部分已被挖走，填土中2/3以上的石板也被撬掉。墓坑现场一片狼藉，失去了一批科学资料，殊为可惜。



疑惑，连忙说：“墓坑在山包的中央部位，已按照你的意见停止了放炮、施工，保护了现场。他们这是在把前已炸出的碎石运走，拣平周围的场地。”噢！原来如此，我感到一阵宽慰。

施工现场的这个山包叫东团坡，东南距县城约两公里，这一带是山峦起伏的丘陵地带，山从西蜿蜒而来，至此已是丘陵的尽头。再往东约700米，有灏水自北往南流过，往南约2.5公里有涑水自西往东而来，并与灏水相汇合。东团坡高出这河旁平地约二三十米，依山傍水，居高临下，视野开阔，自然环境良好，是一块“风水宝地”。

老王说：“经过两天的勘查，我们已把墓坑东、北、西三边的边线找出来了，南边有一个水塔压着，还未敢动它，边线不十分清楚；中部打了几个探眼，有的遇上了石头打不下去，有的带出了竹片和木屑，估计下面有木椁。”王正明、陈锡岭一听来劲了，有木椁，十之八九会有重要发现，长年从事考古工作就是这样，要是重大发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但是他们还是有些不放心，忙拉着地区来的两位钻探工——李祖才、曾宪敏，一个挥锄找墓边去了，一个挥铲探椁板去了。这也是他们的职业习惯，要么不来，既来了就得自己动手。不一会，王正



明嚷开了：“馆长！你快来看，南边坑壁就在这里！”原来，水塔只压了墓坑东南一角，南壁有的部分还保存着，只是比现在残存的东北西壁位置要高，不在一个平面上。又一会，老陈拿着一块木屑过来了，“木椁保存不错，椁盖板上的竹席还像新的一样呢！”我会心地笑了。老刘、老陈又拉开了皮尺，做了测量，墓坑东西最长处21.5米，南北最宽处16.5米，呈不规则多边形，总面积达二百多平方米。

情况已大体清楚，王少泉原先的汇报是准确的。这是一座“岩坑竖穴木椁墓”，即先在这红砂岩山包上开凿一个竖穴以为墓圻，然后在圻内置木质棺椁，再用泥土回填，层层夯筑，中间还铺了一层大石板。

回到会议室，我请雷修所的同志讲讲他们是怎么发现这个古墓的，平整土地之前，地面原来情况怎样。

身材矮胖，性情爽朗，心直口快的郑国贤所长，像讲故事一样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1977年春天，上级批准我们扩建厂房。9月，我们就在这里平整土地，据村里老百姓讲，以前有一个小庙，抗战期间，地方武装部队在这里挖过战壕。开始我们用人力挖土，表面是一层含沙黄褐泥土，但往下挖就是红色砂岩了，我们改用推土机推，推了不久又不行了，岩石十分坚硬，只好改为先用炸药炸，再用推土机来推，突然发现了一大片质地松软的褐色土，不用爆破就

可以把土挖走。分管基建的副所长王家贵同志感到有些奇怪，约我们几位所长、政委来现场看看，做些研究。我们来到现场，有的说，这可能是当年的庙基吧？有的说，怕是战壕坍塌后的残迹吧？王副所长是在北京建工学院学过建筑的，也听到过关于‘秦砖汉瓦’的故事，他说：‘只怕是下面有什么文物古迹哩？’我琢磨着王所长这话有些道理，平日我也顶喜欢读一些介绍祖国历史的书籍，还看过《文物》、《考古》杂志，总觉得这片褐土下定有点什么名堂，但又解释不了。《马王堆考古新收获》及《中国猿人》的电影都在我们这里放映过，有同志又说，说不定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山洞，后来被淤积了，今天炸出来的就是红色岩石中的大片褐土。我想，此说有点道理，中国猿人化石，邻近的郧阳猿人化石不都是从山洞中发现的嘛！‘保护文物，人人有责’，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爱人民，爱祖国，就要爱护祖国文物。受责任心和好奇心驱使，我又托人买来了几本《文物》、《考古》杂志，翻一翻，看一看，更加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于是，我们几个干部又到现场商定了两条意见：一、由我先用电话向县文化馆报告，请他们速派人来现场勘察指导；二、责成王副所长在组织施工时密切注意地下情况，严防文物受损。从此这一大片褐色泥土就成了我们心中的‘不解之谜’。

“电话打到县文化馆，未能引起重视，也不见有人来，但王所长在现场的严加监管却取得了成效。先是在10月底的一天，获悉运土方的民工梁某挖到几块旧铜，拿到城关废品收购站卖了，换了几包烟抽。为此老王立即在现场召开紧急会议，向民工们郑重宣布：‘以后凡是挖到旧铜铁或陶瓷器等要立即报告，一律交到所里，这些都是文物，属国家所有，任何人不能拿走。’果然，不几天，在这大片褐土东南，民工们又挖出了几件铜器，老王喜出望外，当即将它们拿到办公室，政委、副政委，几位副所长闻讯又凑到一起议论开了。我们从仅有的一些文物考古书籍中对照着认出其中有一件是铜鼎，一件是铜车𦍋，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重要文物。于是我们又一次到施工现场开会，第二次又做出了两项决定：一、请王家贵副所长尽快去县里面报，请求县文化馆速派人来勘察，做出正确判断；二、已出土的铜器由所办公室妥善保管，以便日后上交国家。此后，就有了王所长的三次县文化馆之行。”

“第一次，我是1977年11月26日去的县文化馆。”王家贵副所长接过话头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我向县文化馆的领导汇报了施工中发现一大片褐色土的经过及我们怀疑下面可能有文物古迹的问题，请求派人勘察。文化馆派了一位工作人员和我一起来到现场。他绕这片褐土转了一圈，问我这里以前有没有坟

包，有墓门、墓碑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不见坟包、墓门、墓碑之类的遗迹，这不是古墓，你们继续施工吧，不要紧。我还特地提出：我们这里是爆破施工，正在打眼放炮呢。这位同志说：‘没关系，继续放吧！’我还领他到办公室看了褐土外出土的那几件铜器，他说：‘很好，这是文物，你们先保管好，待我请示领导后派人来取。’

“现场继续施工，继续打眼、放炮、推土。尽管县文化馆同志说不要紧，但我还是放心不下，万一下面有文物古迹，要是在我们解放军手里把它炸毁了，那我们不是成了历史的罪人吗？因此，我们更加注意土层的变化。不几天，褐色土层中又出现了一些黑色胶状泥土，太阳一晒又变成灰白色。我向郑所长报告，我们俩都觉得与马王堆电影和马王堆发掘简报里讲的那种白膏泥差不多，这可能是古墓的又一证据，因而商定得再去县文化馆报告。

“1978年1月30日，我再次来到县文化馆。又领来了一位同志，我陪他看了现场，特别看了那些青色、白色的胶状泥土，并说明我们疑为古墓的种种猜想，希望他能帮我们解开疑团。可这位同志与上次来的那位同志一样，还是说：‘不是古墓，你们继续施工，没关系。’”

“两次报告，两次遭否定，我们心中的‘褐土之谜’未能解除，疑为古墓的痴心却有增无减。”郑所长继续说，“农历腊月底民工们放假了，